

站在琼州海峡北岸，广东省徐闻县的西南海岸向南眺望，若是晴空万里，对岸的高楼大厦依稀可见，若是月朗星稀，则万家灯火尽收眼底。不少徐闻当地人戏称这是南方的海市蜃楼。

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地缘相近、人文相亲。两千多年来，或是因为流民迁徙，或是因为官员贬谪，或是雷州半岛当地人到琼州经商谋生，或是琼州学子北上求取功名，海峡之上，舟楫不绝，人们因各种际遇往返于雷琼两地，也构成了两地共同的人文记忆。

# 人文舟楫贯天堑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见习记者 高懿

## 迁徙南北渡海峡

徐闻县城南，离最近开通的徐闻港不到10公里，有一个名叫九头铺的村子，村子的公路旁边建有一座红墙碧瓦的庙宇，庙宇门楣上题“伏波庵”三个大字。从徐闻港乘船渡过海峡，自海口新海港上岸，距此不远的长流镇有个新民村，村中也有一座伏波庙。

不仅在民俗习惯上相近，琼州与徐闻两地在饮食、方言、民间文艺、生活习惯等众多方面都相近相亲，这与两地人们经常走动、通婚密不可分，许多徐闻人或多或少都在海南能找到远亲。

历史上一直有不少人从海南岛迁徙徐闻，在明代尤其明显。康熙《徐闻县志》中有所反映，记载着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徐闻“集海南流民一图”。“图”是明代乡村的一个组织单位，指里甲制中的“里”。按照行里甲制的规定，每一百一十户组成一里。

海南流民有一个“图”，说明人數十分可观，移民到达雷州半岛之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，他们不断将之前故土的生活轨迹在迁入地复制，也创造与定居地相适应的生活模式，这一过程也不断促进了两地的经济交流和发展。

据族谱资料，如今徐闻县龙塘镇赤坎村、麻湖村的林姓一族是在清代自琼山的白马坡迁来，而徐闻县前山镇丁村、山海村的村民是在明代从文昌迁来始居。

在徐闻县前山镇有一个名为南安村的古村落，但据《徐闻县地名志》《符氏族谱》记载，南安村古称海南村。据记载，明成化二十二年（1486年），当地符姓始祖从文昌县翁田镇漂洋过海，举家迁移徐闻，之后还有潘姓、黄姓相继从海南迁来，故始称“海南村”。

清朝至民国，徐闻有一种说法叫“徐闻城内半文昌”，这是因为从清代初期开始，许多敢于向外闯的文昌人移居徐闻县城和海安所城，他们在这里经商置业，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。当年，海南人进入徐闻城后一般都选择在文古坊、文塔坊、榕树园和武东大街一带居住，又以文古坊为多，因而文古坊一带被当地人称为“海南街”。



1100年，苏东坡遇赦后在广东的一张画像。 乔红霞 供图



雷州伏波祠。（资料图）

## 贬官迁客渡天堑

“一去一万里，千之千不还。崖州何处在，生度鬼门关。”唐代宰相杨炎的这几句诗，倾吐了历史上多少贬官的悲剧人生，也说明了古代海南相对中原的荒僻。

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六月，苏东坡由徐闻递角场乘船渡海前往海南岛，琼州海峡迎来了它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一位文人，值得它铭记千古。

渡海中，看着南岸的山若有若无，一天仿佛慢如一年，他在《伏波将军庙碑》中说得很清楚：“自徐闻渡海适朱崖，南望连山，若有若无，杳杳一发耳。艤舟将济，眩栗丧魄。”渡过了，又觉得路程竟然很短，而且很安全，“过海无虞”。

这时苏东坡心情是郁郁不乐的，在雷州，太守张逢设酒筵相待，派士兵护送而行，在徐闻，县令冯太钧“出迎于海上”。而渡过海峡登岸，一切冷清了不少。但对苏东坡这样的人来说，豁达是应对逆境的最好方式。到驿站短暂休息的间隙，苏东坡便能指凿双泉，为当地百姓找到清甜甘泉。

历史以来的贬官迁客，甚至是元文宗图帖睦尔，经雷州半岛，渡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，往往已是其人生的最低谷，毕竟再远还能贬到哪儿呢？于是，当北返再次渡过海峡，他们往往已是另一番心情与面貌。

许多官员、文人来琼无非南来一次、北返一次，只渡过两次琼州海峡，但也有一些多次穿渡海峡，“元诗四大家”之一的范椁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曾在海康县任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，负责磨勘和审计工作，这一待就是8年。

徐闻南边海岸有一处海湾名为杏磊湾，古时候名为沓磊湾，有港口沓磊浦、驿站沓磊驿。“半生长以客为家，罢直初来瀚海查。始信人间行不尽，天涯更复有天涯。”在这里，范椁多次乘船渡海，并写下了《登沓磊驿楼自此渡海》的诗。

穿渡琼州海峡的历史名人，如苏东坡、李纲、赵鼎、胡铨、范椁、憨山大师、白玉蟾……留下了不朽的诗文印迹，在历史的长歌中琼州海峡也因他们而闪耀，他们也成为琼州海峡两岸人民共传的佳话。

## 守望相助共发展

琼州与徐闻，在古代都是“偏远蛮荒”之地，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得不到中央政权的太多关注，一旦发生灾害，往往也没有中央的太多帮助。于是，两地守望相助显得尤为重要。

自从汉朝罢弃珠崖之议后，海南基本上属于自治状态，到了梁大同（535—546）年间，因冼夫人“请命于朝，故置州”。这里的“州”即崖州。这是冼夫人为海南、为国家所作的政治贡献中功劳卓著的一件事，有效地推动了海南融入中原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。

除了寻求中央政权对海南的行政管理外，冼夫人作为岭南的实际管理者，还多次巡抚海南，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的安定团结。有学者考证，冼夫人至少来过海南四次。

在红薯、玉米等高产作物没有传入之前，海南多以薯蓣、稻米为食，但耕作技术不佳，常常会出现粮不足用的情况。苏东坡谪居儋州时就曾写：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。”意即北方船只不到，儋州米价贵了起来，有“米珠薪桂”之慨。

苏轼在《和陶劝农六首》小序中说：“海南多荒田，俗以贸香为业。所产杭稻，不足于食。”所以“北船不到”，米价高涨是必然的。这里的北船自然是从琼州海峡对岸运粮而来的船。在地方史志中也有多处记载，当海南出现粮荒，徐闻就作为粮食中转站发挥出巨大作用。

除了物质上的往来，两地还出现了频繁的“人才交流”。《徐闻官职志》中记录大量来琼任职的徐闻“人才”，如“陈策，岁贡，嘉靖间广东省琼州府训导”“陈公望，岁贡，嘉靖间广东省琼州府感恩县训导”“文璧，岁贡，嘉靖七年至十二年广东省琼州府琼山县训导。”除了文官，武将也不乏其人，如徐闻海安镇城内村人邓旋启，清朝嘉庆十三年至十五年（1808—1810）任广东省崖州营守备。回



登云塔是“徐闻八景”之一，雅称“雁塔嘲风”，也是徐闻古代最大的建筑物之一。
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